

名家力作

捉不住的云 (节选)

文 | 王煜乔

天很蓝。
李芸芸再也听不进课了。透过蒙灰的玻璃,少云的天蓝得深邃。窗外的鸟罕见地没有出现,只余一排排光秃的玉兰。玉兰树不像鸟儿,从被人栽下那天起,它们只能在那个点上拼了命地将身子伸向天空。这是一生的距离。

“当点P运动到……”
空白的笔记上突然出现一个个纸团,展开后的纸条带着撕扯时留下的不规则毛边。

“我们逃走!”
红色的笔迹就像缠绕的丝线,理不清的线团,但李芸芸看得清楚,她们要逃!

“芸芸,只要我消失了,他们一定会后悔。”

“昨天他们还是没有一个人回家……”

“我全部都想好了。芸芸,我们一起逃走!”

陈舒娴的言语藏在一个个纸团里,像豆子一样,一颗颗掷向她。

成年人之间的纠葛纷乱,李芸芸不愿懂,他们总是高高在上,甚至有时不屑于隐瞒。可陈舒娴懂,当爸爸回家带来一个和她一样大的男孩,妈妈带回一个陌生的男人时,她全都明白了。她成了他们走向陌路的牵绊,成了他们竭力逃避的空气。陈舒娴要逃走,她要让她们明白,她在这个家里的存在从来不是那么无足轻重。李芸芸望着黑板上挤满的白字,一张张扭曲模糊的脸从黑板中挣扎而出,在她的眼前撕扯着,滚动着,贴近她的耳朵吼叫着,责问着。

“李芸芸!班主任找你。”像被石子打破的湖面,无数双眼睛从前方转向了教室中心的她,随着老师的声音响起又回归原位。李芸芸起身,默默地走出教室,走出走廊。一步,两步,三步,四步,如果她们要逃,会有人阻拦她们吗?她们能逃出那扇大门吗?

下课铃响起,校园却不如上课时热闹。风卷起干枯的落叶,在空荡荡的校园里企图找到归属,却被快速驶过的汽车扰乱了前进的方向。大门的保安窝在小屋里,已经焦黄的指尖夹着一根抽了一半的香烟,笑着送走汽车。

陈舒娴紧紧牵着李芸芸的手,另一只手里攥着那张叫作通行证纸的薄薄纸。纸上原本暗淡的章印被汗润湿,红得如同刚刚盖上。

“李芸芸是吧?今天要提前走?”保安坐正了身子,却依旧咧着嘴,露出一口豁牙。

“对,我妈让我们今天提前去补习。”

“哎呀,这次又是前几名吧?好孩子啊,你们爸妈就指着你们

享福呢。去吧。”保安嘶哑的嗓子吐出带烟的汉字,那股味道呛人得很。

路上车水马龙,带着一种不真实的热闹。孩子们追逐嬉笑,大人们匆忙赶路,地摊上讨价还价……

原来大门竟是这么矮,这么小,这么容易跨越。一直框在窗户中的世界,现在迎着风跑进了李芸芸眼里。寂静的教室的窗、闷热的车的窗、被封的家的窗……世界比窗要大,要大得多。

“芸芸,这算逃吗?”
“我们只是和往常一样走了出来,没有人怀疑我们。”

“我们现在又要去哪儿?”

李芸芸没有看见以往停在门口的那辆白车,心中突然冒出一个地方,一个她向往了很久的地方。

刘惠到医院时,李家的亲戚都到得差不多了。她本就哭肿的双眼失去了焦点,一步步踉跄地走向她的爱人。昨天晚上还威风的人物,如今早已失去了温度。恍惚间,刘惠仿佛又看到了年轻时的他。

“惠,你猜盒子里装的什么?”
“能是什么啊?我可不爱猜东西。”

“那你打开,打开。”刘惠记得盒子里的礼物,记得那日男人热烈的眼神,和那双滚烫的手。

“怎么样?怎么样?”

那是个八音盒。打开盖子,穿着白色芭蕾舞裙的舞者踮起脚尖,随着清脆的乐声一圈又一圈转着。男人提前上好了弦,她仿佛永远停不下来,直到那双手贴上来合上了盖子。

“刘惠,我永远不会对不起你的。”

刘惠被不知何时握住的手冰得出神,她想起自己藏起的离婚协议,想起男人求和时的痛哭,想起他们的芸芸,想起一张张诊断书……

“张老师,你们班要领奖的孩子通知了没?”

“哎呀!光顾着改卷了,我记得我让你们班孩子叫她了啊,怎么还没来……”

“张老师,你们班的是李芸芸吧?”

张智猛地一惊,办公室的暖风盖不住她身上的凉意,反而压得她喘不过来气。她匆匆跑到教室,明晃晃的灯光下,学生无一不将头埋进高高堆起的书本中,可李芸芸的位置上却没有她的身影。

“李芸芸呢?!”

“老师,上节课有同学说您找她,她就出去了。”

监控室已经站满了人,张智紧张地挤进去,各色目光投在她的身上。她知道,她曾经信誓旦旦许下的承诺如今变得苍白无力。

“张智,这就是你说的没问题?!”这个学生学习再好有什么

用?!”现在出事了谁来承担?!”

“芸芸,快看看妈妈给你准备的礼物,喜不喜欢?”

“来,大闺女,多久没见到爸了,抱一个。”

“妈妈给你找了最好的家教老师,可得给妈争气啊。”

“芸芸!爸带你们去拍照怎么样?全家福!”

“又喝这么多!李文斌你他妈的对不起我吗?我伺候你伺候够了!”

“臭婊子你说什么呢?活得不耐烦了吧?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背着做了丑事!”

“说!那个男孩是不是你的!”

“刘惠,你要我说几遍你才能听懂?吃我的喝我的,别他妈给脸不要脸!”

餐桌被猛地掀翻,精心准备的饭菜油腻地粘在瓷砖上,还冒着热气,碗筷碎的碎,转的转。桌椅“刺啦”的摩擦声刺耳地在屋子里回荡。刘惠拼了命地想拦住发疯的男人,她喊着,叫着。

“啊!”男人撕扯她头发的手突然松开,刘惠猛地倒地,抬头就看见血从那双手上止不住地流出来,滴在白瓷砖上红艳艳地炸开成花。转眼,本该在外面玩的女儿竟愣愣地立在那儿!瞪大的圆眼兜不住泪,红彤彤地盯着他们,手里攥着银闪闪的刀。

刘惠害怕极了。她匆忙站起身,泪水早就爬满了她的脸,她紧紧抱住李芸芸,像小时候一样一遍又一遍拍着芸芸的背,一遍又一遍地颤声唤着:

“芸芸,芸芸,没事的,没事的,妈妈的好芸芸……”

“我们到了。”

偌大的市区总有几栋被遗忘的未完工的楼。粗糙的石灰涂抹在墙上,没有窗户,没有装饰。安全警示被吹落在地,半边被蒙上厚重的灰,长进了土里。

两人喘着气站在灰白的楼上,黄昏的寒气裹挟着她们单薄的身躯,她们好似摆脱了一切聒噪,感受着胸腔躁动的心跳。

李芸芸慢慢伸手抚向大臂,那里高低起伏,是她亲手刻下的文字……原来自己可以站得这样高,高得好像可以摸到蓝天,可以捉住红得像血一般的云。

远处的灯亮了,繁华、热闹,折磨她的影子隐入了黑暗。可李芸芸的心空落落的,她此时没有吃药,可药片的苦涩在嘴里浓淡化开。她忍不住扯起僵硬的嘴角,在这与云拥抱的地方傻笑起来。

“陈舒娴,我笑得是不是很难丑?”

回应她的,只有渐渐暗淡的天,和吹走积云的风。

(节选自《小说月报》公众号)

发现

老木楼与放牛时光

文 | 陆重视

趁着“五一”节假日,我回到了生养我的地方,我出生在坡结乡鱼翁村都龙屯。老家有栋两层的木房子,盖着灰瓦,像个沉默的长者守着岁月。曾经爷爷奶奶和小叔住在老木楼的左边,我们一家五口窝在右边,这半栋木楼就是我长大的小天地。

1994年,我“偷偷”来到这个家。寨子里的人逗我:“你是捡来的。”我不懂事,真信了。

我打小长得秀气,性格也温和,走在路上总被人喊“假妹子”。七岁起,我就自己洗衣服、烧火煮饭,大概因为家里最小的,父母格外疼我,大姐和大哥也得整天照顾我。中午爸妈下地干活,就叮嘱他们炒蛋炒饭给我当午饭。可他俩总馋我的蛋炒饭,等爸妈回来,我一告状,大姐大哥准挨骂。现在聚在一起聊起这些,大哥大姐还笑我:“你小时候啊,讨厌第一!”

要说我们姐弟最快乐的时光,还得是放牛的日子。家里有三头牛,一头白色的母牛最温顺,还有两头小牛犊,活蹦乱跳的。那头白色的母牛,是最亲密的伙伴,也是全屯独一无二的存在。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养牛,牛圈都是两层,二楼堆满草,冬天喂牛;牛粪晒干了,开春拿去田里当肥料,种菜、浇果树,一点都不浪费。

放牛常去两个地儿,一个是龙塘,一个是半山。龙塘地势像个盆地,老辈人说,以前有个卖牛的老板,大热天带着牛群在水塘边歇脚,让牛儿们洗澡。他在树下打了个盹,醒来牛全没了!正纳闷呢,水塘里飞出一条龙,说这是它的地盘,牛弄脏了水塘,全被它吃了。打那以后,为了避开飞龙的地盘,这儿就叫龙塘。小时候我们放牛特意去找那个水塘,没找着,倒发现了不少宝贝。三四月的龙塘,漫山遍野都是野菜,鸭脚板、野芹菜、折耳根、羊荷笋、水蕨菜等。野葱是我的最爱,挖回家做成酸菜,野葱炒腊肉,野葱煎鸡蛋,香得能馋哭隔壁小孩!去龙塘上面的小路边上刺苔很多,那是我们的天然零食,嚼起来甜甜的,跟吃甘蔗似的。山泉水更是甘甜,到现在还是寨子里的水源地。

去半山放牛又是另一番乐趣。牛儿们悠然自得地吃草,我和小伙伴们则开启了欢乐的时光。我们用树藤在两棵树中间绑成吊床,躺在上面,感受着微风的轻抚,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脸上,痒痒的。不一会儿,困意袭来,就在这大自然的怀抱中,我们甜甜地睡去。

河沟边,那一片片野芭蕉是我们的宝藏。野芭蕉自然熟了,剥开外皮,轻轻咬上一口,酸甜的滋味瞬间在口中散开,那是大自然馈赠的独特美味。虽然果肉少、籽多,甚至一不小心连籽一起吃了还会“卡屁股”,一两天都难受,但这丝毫没有减少我们对它的喜爱。而且,野芭蕉杆带给我们的乐趣更是无穷无尽。我们砍下一截适合两三个人坐下的芭蕉杆,它特别

滑。在一头横着穿一根棍子,方便脚踩掌握平衡,再竖着插一根棍子用手握住当作方向盘。芭蕉杆水分多、很重,可那时候小小的我们,仿佛有着使不完的力气,扛着它走了半坡又半坡,然后开着这独特的“车”风驰电掣般冲下来,欢声笑语回荡在整个山谷。

放牛的中午,是最盼着浑水摸鱼的时候。河沟里水清亮,钢鲩鱼、麻子鱼游来游去,还有小螃蟹。我们手拉手围成圈,慢慢在水里摸,运气好能摸上一两斤鱼。有时候,我们还会去打来苦坛果,把它放在水里捶,小水塘的鱼喝了这“神奇药水”就会晕死过去,我们便可以轻松地捡死鱼,感觉自己就像拥有魔法的小巫师。不过夏天水蛇多,有回我摸鱼摸到一条,吓得随手一扔,结果扔到堂姐脖子上,她当场就哭了。后来大哥把蛇弄走,才知道这种水蛇毒性不大,咬了也就肿起来,慢慢也就不怕了。晚上回家,母亲用小海茄煮鱼,鲜得我能扒拉好几碗饭。要是把鱼炸了焖黄豆,再炸点螃蟹,就是大人们最爱的下酒菜。看着他们边吃边笑,我们心里别提多自豪了。

十月份,河沟坎上的水槟榔熟了,绿色的水槟榔渐渐变成紫色,像一串串神秘的小果子挂在枝头,和千年桐极为相似,不仔细看根本分辨不出。水槟榔长在带刺的藤上,我们去摘的时候,衣服裤子没少被钩破,也因此没少挨父母骂。但这丝毫不会影响我对水槟榔的喜爱。咬开水槟榔,黏黏的果肉有点甜,而里面的籽才是最神奇的。慢慢咀嚼,起初有点微苦,可一旦喝口水,瞬间就变得甘甜无比。关于水槟榔,还有个有趣的故事。听说有个人去朋友家做客,吃了水槟榔后喝水都觉得是甜的,他以为是朋友家的水特殊,回家特意装了一大壶,可到家一喝却没了甜味。小时候的我们听到这个故事,都觉得新奇不已,还亲自验证了一番。

骑牛回家的时候,胆大的同伴在牛群背上跳来跳去,像一群灵活的小猴子。我既羡慕又害怕,只能小心翼翼地骑在白母牛背上,紧紧抓住牛毛。有时候,牛儿们不太听话,撵牛上田坎成了一场“战斗”。我拿着鞭子,轻轻抽打牛屁股,嘴里喊着“快点,快点”,可有时候不小心惹恼了小牛,就会被它踢上一脚,疼得我龇牙咧嘴,但这也只是小插曲,丝毫不会影响我对放牛的热爱。

老家的一草一木,闭着眼都能数出来。每次回去,路过熟悉的弯道,那些放牛的日子、摸鱼的快乐、被骂的委屈,全涌到眼前。这些事儿,就像老木楼的瓦片,一片一片,盖满了我的童年。

(作者单位:天峨县第五小学)